

# 明清時期台灣佛寺詩詞的 幾個類型\*

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退休 楊惠南

## 提要

明清時期的台灣僧人，所留下的詩作，少如鳳毛麟角。本文所謂「台灣佛寺詩詞」，以清廷派駐台灣的官員和一般文人所作詩詞為主。為什麼要研究明清時期台灣佛寺的詩詞呢？首先，這些詩詞乃台灣歷史，特別是文學史不可或缺的一頁，而且從這些詩詞當中，可以看出當時台灣佛教僧人活動的情形。其次，過去台灣(佛教)史的研究者，往往只將注意力集中在方志、碑銘或筆記等史料之上，忽略了這一時期所留(佛寺)詩詞的重要性，這應該是運用史料不周全的憾事。

---

\* 本文為特約稿。

## 一、明清時期台灣佛寺詩詞的意義

為了確立本文的研究範圍，在尚未進入本文主題之前，筆者必須先為「明清時期台灣佛寺詩詞」這一詞，做一說明。本文所謂「明清時期」，包括：明鄭至民國前的日據時期(1661-1911)，共 250 年。至於民國後的台灣佛寺詩詞，則有待另文再作討論了。

其次，什麼是「台灣佛寺詩詞」呢？那是指與台灣佛寺有關的所有詩詞。這些詩詞，有些是台灣僧人所作，有些是派駐台灣的清朝官員所作，有些則是一般文人所作。儘管作者的身分不同，但都以台灣佛寺(硬體)或寺中僧人的活動(軟體)為吟詠對象。因此，「台灣佛寺詩詞」這一詞，並不專指台灣僧人所作詩詞，而是涵括所有與台灣佛寺有關的詩詞。

事實上，這一時期的台灣僧人，所留下的詩作，少如鳳毛麟角。<sup>1</sup>筆者曾搜尋各種文獻，僅得知下面幾則相關記載：首先是開元寺第一代住持——志中，曾募款鑄鐘，由代住持福宗(第二任住持)，於康熙 34 年(1695)鑄造。志中閉關三年，出關後作有七言詩一首，由康熙 29 年任鳳山縣知縣的閔達，記於〈鐘銘〉之中。<sup>2</sup>其次，乾隆 6 年(1741)來台巡視的張湄<sup>3</sup>，曾留有兩

---

<sup>1</sup> 原因可能有下面幾個：首先，僧人原本就不是文人，所作詩詞的專業程度自然不夠，因此被後人收錄的機會相對減少。其次，來台僧人素質甚低，依《安平雜記·僧侶並道士》，「臺之僧侶，多來自內地，持齋守戒律者甚少。其人有在出家者，半係遊手好閑，窮極無聊之輩，為三餐計，非真有心出家也」。因此，這些素質甚低的僧人，其詩作相對減少。

<sup>2</sup> 全詩是：「獨坐釘關給善緣，募鐘立願利人天；一聲擊出無邊界，同種功

首題為〈勸農歸，路經海會寺次韻〉的五言律詩，其中第一首的「鉢為投詩滿」一句的夾註，曾說：「僧石峰能詩。」<sup>4</sup>石峰應是乾隆初年間，海會寺(台南開元寺)的僧人。另外，刊行於乾隆 17 年(1752)的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》，也曾說到海會寺的住持釋澄聲「好咏吟」<sup>5</sup>，但似乎並未留下詩作。同書卷 14〈藝文志(二)•詩〉，也收有由「僧喝能」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詩——〈鯽潭霽月〉。<sup>6</sup>而刊行於嘉慶 12 年(1807)的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》，除了收錄僧喝能的〈鯽潭霽月〉之外，還收錄同一作者的一首題為〈雁門烟雨〉的七言律詩。<sup>7</sup>另外，謝金鑾《續

德億萬年。」

- <sup>3</sup> 張湄，字鷺洲，號南漪，又號柳漁，浙江錢塘人。清雍正 11 年(1733)進士，由詞垣御御史。乾隆 6 年(1741)巡視台灣。著有《瀛壖百詠》、《柳漁詩鈔》等詩集。
- <sup>4</sup> 全詩為：「山郭雨初霽，招提忽入來；寒雲流梵韻，濕翠上蓮臺。鉢為投詩滿(原註：僧石峰能詩)，扉緣憇客開；催耕餘好鳥，人靜語林隈。(其一)野趣自清曠，豐年情不同；泉香茶椀碧，火宿石鑪紅。眺海三層閣，栽花半畝宮；舊時歌舞處，名磬散烟空。(其二)」〔張湄〈勸農歸，路經海會寺次韻〉，收錄於：六十七《使署閒情(卷 1)•詩(1)》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發行於：乾隆 15 年[1750])。〕
- <sup>5</sup> 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(卷 11)•人物志•方技》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發行於：乾隆 17 年[1752])。
- <sup>6</sup> 全詩是：「野迥天空水淼漫，銀蟾瀉影出雲端；聚星亭落群峰碧，釣月船迴一棹寒。籟寂波光拖玉練，更闌斗轉盪珠盤；清池曾照禪心現，爭似東湖說大觀。」〔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(卷 14)•藝文志(2)•詩》。〕
- <sup>7</sup> 全詩是：「濛濛雨氣近黃昏，過客分明說雁門；鴻雁幾時來此地？烟雲終日閉孤村。盤空路作驚蛇去，入險山如渴鹿奔；遙望前頭深峽裏，微茫殘

修臺灣縣志》，也說到住持三官堂<sup>8</sup>的釋蓮芳「好吟詩」，並有詩集《浣花吟詩》行世<sup>9</sup>，可惜該詩集已經散佚。謝金鑾也僅收錄了他(她?)的一首五言律詩——〈五妃墓〉。<sup>10</sup>因此，本文所謂「台灣佛寺詩詞」，以清廷派駐台灣的官員和一般文人所作詩詞為主。

為什麼要研究明清時期台灣佛寺的詩詞呢？這除了因為這些詩詞乃台灣歷史，特別是文學史不可或缺的一頁之外，還因為從這些詩詞當中，可以看出當時佛教僧人活動的情形。拙作〈兩首有關臺灣僧人抗清的詩作〉<sup>11</sup>，曾引鳳山邑附貢生——黃文儀，所撰十二首〈紀許逆滋事五古〉中的第八首——〈袈娑賊〉為例<sup>12</sup>，說明大岡山僧人(可能是舊超峰寺僧人)，曾參與

---

靄數聲猿。」〔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(卷 8)·藝文(3)·詩》，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刊行於：嘉慶 12 年[1807])。〕

<sup>8</sup> 三官堂，供奉三官大帝的廟堂。三官大帝，又稱三界公，即上元賜福天官紫微大帝、中元赦罪地官靖虛大帝，以及下元解厄水官洞陰大帝。另外也有說是：天官一品、地官二品、水官三品之總稱。或以為：三官大帝指堯帝、舜帝和禹帝。

<sup>9</sup> 該詩集由陳廷瑜所記錄。詳見：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(卷 5)·外編·方伎》。

<sup>10</sup> 全詩是：「豈顧傾城色，應知大運歸；情同垓下慘，事與馬嵬非。塚草留青黛，山花舞繡衣；一坏香玉地，寂寂對斜暉。」〔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(卷 8)·藝文(3)·詩》。〕

<sup>11</sup> 刊於：《臺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學報》3 期，台北：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，1998，頁 281-290。

<sup>12</sup> 該詩為：「禿奴敢作賊，樹幟岡上殿；一陣袈娑兵，箇箇羅漢面。背負金觀音，漫云佛助戰；菩薩如有知，汝曹豈得免！」(引見：盧德嘉《鳳山

發生在道光 12 年(1832)9 月的「張丙事件」<sup>13</sup>。

另外，拙作〈兩首有關臺灣僧人抗清的詩作〉，還引了陳夢林八首〈鹿耳門即事〉當中的第三首<sup>14</sup>，來說明當時的僧人，曾參與發生在康熙 60 年(1721)的「朱一貴事件」。<sup>15</sup>

縣采訪冊(癸部)·藝文(二)·兵事(下)·勦平許逆紀事·附：紀許逆滋事五古十二首》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。

<sup>13</sup> 張丙(?-1833)，嘉義人。道光 12 年(1832 年)夏，大旱，缺米糧，被誣私通盜匪，劫取米糧，因而入獄。出獄後，結合陳辨、詹通、許成、黃成等人起來造反，自稱開國大元帥，建號天運。道光 13 年(1833 年)冬平定，張丙、陳辨、詹通等人，皆就刑於北京。(參見：連橫《臺灣通史(卷 32)·烈傳四·張丙傳》。)

<sup>14</sup> 陳夢林〈鹿耳門即事〉的第三首是：「地震民訛桐不華，處堂燕雀自喧嘩。無端半夜風塵起，幾處平明旌旆遮。牧豎橫篙穿赤甲，將軍戰血漫黃沙。傳聞最是游公壯，登岸漂然不顧家。」詩中似乎和佛教完全無關；但在第一句下，卻有下面的夾註：「庚子春，有高永壽者詣帥府自首云：至瑯嶼，一人乘筏，引入山後大澳中，船隻甲仗甚盛，中渠帥一人名朱一貴云云。鎮道以為妖言，杖枷於市，辛丑，群賊陷郡治，議所立，因以朱祖冒一貴名。賊平，遣人入瑯嶼，覓覓並無其處，亦異事也。是年冬十一月，地大震。臺多荊桐，辛丑春閩郡無一華者。有妖僧異服，倡言大難將至，門書『帝令』二字則免。僧即賊黨也。賊平，僧伏誅。」(黃叔瓚《臺海使槎錄(卷 4)·赤嵌筆談·朱逆附略》，收錄於：高賢治主編《臺灣方志集成·清代篇·第一輯》33，台北：宗青圖書出版公司。)夾註中說到「妖僧異服」、「僧即賊黨」、「僧伏誅」等，足見僧人確參與朱一貴事件。

<sup>15</sup> 陳夢林，福建漳浦人，康熙 55 年(1716)，應聘來臺纂修《諸羅縣志》。康熙 60 年(1721)，朱一貴反，陳夢林目睹整個事件的始末。詩作〈鹿耳門即事〉，陳漢光曾有下面的評語：「此詩詠康熙六十年臺灣朱一貴之反，自庚子(五十九)至壬寅(六十一)前後三年，實乃史詩也」。(陳漢光《臺灣詩錄》)

其次，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》，曾收錄下面這兩首五言律詩；從這兩首詩作，可以看出當時台灣僧人「務雜務」的情形：

何必遠城郭，已空車馬塵，因心川共逝，觸指明如輪。客愧乘槎使，僧兼賣卜人，他時期再訪，幽夢或通津。<sup>16</sup>

馬首從東轉，禪扉一逕荒；柳陰垂古井，花氣近迴廊。擘荔頻傾碧，烹茶淺泛黃；山僧無俗韻，盡日檢醫方。<sup>17</sup>

這兩首都和台南彌陀寺有關，其中第一首是巡臺御史張湄所作，而第二首則是彰化縣令費應豫所作。第一首中的「僧兼賣卜人」，告訴我們：當時(1750左右)的彌陀寺僧人，曾有替人卜卦、相命，以做為收入的行為。而第二首的最後兩句——「山僧無俗韻，盡日檢醫方」，則告訴我們：當時的彌陀寺僧也有替人看病的行為。而不管是卜卦、相命，或是替人看病，在明末高僧祿宏(1532-1612)的眼裏，都屬遠離佛法，而應批判的「雜務」；他說：

夫剃削者，應離世絕僧，奈何接踵於長途廣行募化者，罕遇道流，而恆見緇輩也。有手持緣簿，如土地神前之判官者；有魚擊相應、高歌唱和，而談說因緣，如瞽師者；有扛擡菩薩像、神像，而鼓樂喧填，贊勸捨施，如歌郎者；

---

(上)，台中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84(再版)，頁198。]

<sup>16</sup> 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(卷6)·祠宇志(附寺宇)·彌陀寺·巡臺御史張湄詩》。

<sup>17</sup> 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(卷6)·祠宇志(附寺宇)·彌陀寺·彰化令費應豫詩》。

有持半片銅鏡，而鼓以竹箸，如小兒戲者；有拖鐵索，重數十百斤，如罪人者；有舉石自擊其身，如飲恨訴冤者；有整衣執香，沿途禮拜，挨家逐戶，如里甲抄排門冊者。

18

事實上，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11 有關禁止佛教徒占卜之類的「息世譏嫌戒」<sup>19</sup>，在中國佛教的僧人當中，並沒有受到嚴格的遵守。與祿宏同被尊為「明末四大師」的蕩益智旭(1599-1655)，即是一位喜歡占卜的高僧。智旭《四書蕩益解·序》，即這樣說明智旭之所以選擇天台宗，做為終生修習法門的經過：

蕩益子，年十二，談理學而不知理。年二十，習玄門而不知玄。年二十三，參禪而不知禪。年二十七，習律而不知律。年三十六，演教而不知教。逮大病幾絕，歸臥九華，腐滓以為饌，糠粃以為糧。忘形骸，斷世故。萬慮盡灰，一心無寄。然後知儒也、玄也、佛也、禪也、律也、教也，無非楊葉與空拳也，隨嬰孩所欲而誘之。誘得其宜，則啞啞而笑；不得其宜，則呱呱泣。泣、笑自在嬰孩，與父母奚加損焉！……爰至誠請命於佛，卜以數鬮，須藉《四書》，

<sup>18</sup> 祿宏〈道譏釋〉(一)，收錄於：《蓮池大師全集(四)·竹窗三筆》，台北：中華佛教文化館，1973，頁 54a-b。

<sup>19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11，將戒律分為性戒和息世譏嫌戒兩種，性戒即殺盜淫妄等四重罪；而息世譏嫌戒則包括：「不作販賣輕秤小斗欺誑於人」，乃至「終不瞻相手脚面目，不以抓鏡芝草楊枝鉢盂觸體而作卜筮，亦不仰觀虛空星宿」等多種。(《大正藏》卷 12，頁 433a。)

助顯第一義諦。遂力疾為拈大旨，筆而置諸筭中。<sup>20</sup>

引文明白說到：智旭徬徨於所學當中，最後則是在佛前「卜以數鬮」，乃至「為拈大旨，筆而置諸筭中」；也就是以占卜的方式，而決定其後一生所學之命運。一代高僧如此，地處邊陲的台灣佛教，「僧兼賣卜人」，也就值得同情了。至於也是屬於「雜務」的「盡日檢醫方」，也許反而成為救度眾生的美談了！

而從下面這首詩作，則可看出佛寺中其他神明的引進，往往與清廷派駐台灣的官員有關：

路轉幽篁裏，逶迤匝淺苔；  
蔭桐將合抱，香燭未成胎。  
樓聳懸鐘鼓，庭荒闢草來；  
燒檀飄戶外，啼鳥傍林隈。  
離德<sup>21</sup>昭金殿（原註：前殿祀火神，匾曰「離德昭明」）<sup>22</sup>，  
禪心悟劫灰；  
雖多收敗葉，漸欲變枯荄。  
觀射亭<sup>23</sup>猶在，息機人<sup>24</sup>未回  
（原註：宋澄菴明府<sup>25</sup>結茅亭校射，扁曰「息機」，蓋射畢停驂處也）；  
無心溪水去，有意野雲來。殘藥風輕

---

<sup>20</sup> 明·智旭《四書蕩益解·序》，台北：佛教出版社，1980(再版)，頁1。

<sup>21</sup> 離，《易經》六十四卦之一。《易經·離卦》：「象曰：離，麗也，日月麗乎天，百穀草木麗乎土。」而宋·程頤，《易程傳》則說：「離，麗也，明也。……離為火，火體虛，麗於物而明者也。又為日，亦以虛明之象。」又說：「離，麗也。萬物莫不皆有所麗，有形則有麗矣！……既附麗於正，必能順於正道。」因此，離德即火德，喻如日月之光明。

<sup>22</sup> 宋永清所建。

<sup>23</sup> 即息機亭。

<sup>24</sup> 指宋永清。

<sup>25</sup> 宋澄菴，鳳山知縣宋永清。明府，對太守、牧尹的稱呼。



剪，寒爐火欲煤；村煙空處渡，野色望中開。誰展揮毫手  
 (原註：鼓山<sup>26</sup>遊僧摹「藏空」兩字，絕佳)？同傾淪茗杯；  
 猶遲辭丈室，相顧兩無猜。<sup>27</sup>

這是一首吟詠台南法華寺的詩作。在這首詩作中，提到了法華寺「前殿祀火神，匾曰『離德昭明』」，而且，寺中還建有「觀射亭」。事實上，在法華寺中引進火神，並建有「觀射亭」，都是宋永清所為。宋永清，第五任鳳山縣知縣，康熙 43 年(1704)上任。陳文達《臺灣縣志》，曾詳細記載宋永清引進火神，並建「觀射亭」(即息機亭)的原委：

法華寺，偽時漳人李茂春構茅亭以居，名「夢蝶處」。後僧人鳩眾易以瓦，供準提佛於中，改名「法華寺」。康熙四十七年<sup>28</sup>，鳳山知縣宋永清建前殿一座，以祀火神，匾曰「離德昭明」。殿後左右，建鐘鼓樓二座。……又建茅亭於鼓樓之後，匾曰「息機」。自公退食之暇，時憇息焉。

<sup>29</sup>

清廷官員在佛寺中隨意引進佛教外的神祇，乃台灣佛教神佛不分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，足見其影響之大。<sup>30</sup>

<sup>26</sup> 鼓山，應指福建福州之(石)鼓山。

<sup>27</sup> 曾源昌〈法華寺〉，收錄於：陳文達《臺灣縣志(卷 10)·藝文志·詩》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發行於：康熙 59 年[1720])。

<sup>28</sup> 1708 年。

<sup>29</sup> 陳文達《臺灣縣志(卷 9)·雜記志·寺廟》。

<sup>30</sup> 拙作〈明清時期台灣佛教的神佛不分與三教同源〉(收錄於：鄭阿才、汪娟編《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》，法光出版社，2003。)，曾分析

從以上幾個例子，可以看出明清時期的台灣佛寺詩詞，是研究明清台灣佛教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。過去，台灣(佛教)史的研究者，往往只將注意力集中在方志、碑銘或筆記等史料之上，忽略了這一時期所留(佛寺)詩詞的重要性；這應該是運用史料不周全的憾事。

事實上，不但明清時期的佛寺詩詞，內含豐富的史料；而且，日據時期的台灣佛寺詩詞，也同樣保存了不少珍貴的史料。例如，下面這首林朝崧(1875-1915)<sup>31</sup>的詩作，就清楚地告訴我們，台南法華寺在清末民初時期破舊、沒落的情形：

破寺無僧住，我來尋斷碑；荒園蝶影少，古樹鳥聲悲。大  
夢前人覺，禪宗此日衰，如聞龍象泣，雨漏壞龕帷。<sup>32</sup>

另外，同一時期，許南英(1855-1917)<sup>33</sup>也留下這首吟詠「閑

---

台灣佛教神佛不分現象的原因，共有下面幾個：(1)中國佛教神佛不分的特質延伸；(2)台灣寺廟僧人的邊陲角色；(3)官員與民眾對佛教與神教的混同認知；(4)「三教同源」的思想模式；(5)清廷宗教政策和信仰取向的影響。其中第(2)、(3)點都指出，清廷派駐台灣之官員，有明顯介入台灣佛教活動的情形。

<sup>31</sup> 林朝崧，字俊堂，號癡仙，台中阿罩霧(霧峰)人。1895年逃至福建晉江，晚歸故居。1902年，與賴紹堯、蔡啟運等人創櫟社。無悶草堂乃其所居之處。(參見：傅錫祺，《櫟社沿革志略》[省文獻會出版]。)

<sup>32</sup> 林朝崧〈法華寺〉，收錄於：林朝崧《無悶草堂詩存》卷3，1931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《臺灣歷史文獻叢刊》。

<sup>33</sup> 許南英，號蘊白、允白、窺園主人、留髮頭陀、龍馬書生、毘舍耶客等。台南安平人。1895年，率民兵抵抗日軍。兵敗逃亡中國，後至新加坡、曼谷等地。1911年，武昌起義後，赴漳州為革命政府民事局長。1916年

散石虎之墓」的詩作；從詩作中，可以看出法華寺北畔，有一座古墓：

臺南南城外，有法華寺，即明末李正青夢蝶園故址也。其北畔一古墓，題曰「閑散石虎之墓」。考志乘，臺灣流寓並無其名，意亦正青之派亞歟？正青先生名茂春。「夢蝶園邊一坏土，殘碑班駁勒石虎。墓中虎骨化灰塵，頭銜獨以閑散取。不知年代何許人，是清是明難判剖。臺灣自鼎革而還，鄭氏開荒為初祖。其時亦有濟時賢，文武衣冠難僕數。王、辜、盧、沈、張、郁、俞(原註：王忠孝、辜朝薦、盧若騰、沈佺期、沈光文、張士柳、張灝、張瀛、郁永河、俞荔。此十人皆臺灣流寓)，刺桐花下詩壇聚。正青先生別一號，好佛自作蝶園主。之數人者我俱知，理亂不聞謝簪組。吁嗟乎！生才亂世總不祥，不如閑散之為愈！斯人不聞與虎群，虎亦不與斯人伍。賸水殘山一虎墳，春草秋花薦牧豎。短歌當虎墓誌銘，嗚呼石虎足千古！<sup>34</sup>

有關閑散石虎之墓，連雅堂也作有一首詩，說到該墓原本不在法華寺(夢蝶園)中，但由於有被毀掘的疑慮，因此有心人士將它移葬寺園當中：

法華寺畔有閑散石虎之墓，余以為明之遺民也，將遭毀掘，乃移墓夢蝶園中，為文祭之，復繫一詩：「草長鶉啼事渺

---

回台省親。不久再赴蘇門答臘，至死未回。著有《窺園留草》。

<sup>34</sup> 許南英《窺園留草·丁亥·閑散石虎墓》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發行於1921年)。其中，丁亥是光緒13年(1887)，也是該詩所作年代。

茫，殘山剩水更悲傷；姓名未入遺民傳，碑碣空留古寺旁。  
夢蝶客歸園月冷，騎鯨人<sup>35</sup>去海波荒；南無<sup>36</sup>樹下優曇<sup>37</sup>畔，  
寸土猶能發異香。（原註：園中有南無十數株，又有優鉢  
曇花，則基於此。）<sup>38</sup>

從以上的說明可以看出，台灣佛寺的詩詞，確實蘊藏著豐富的史實，乃研究台灣佛教史，甚至研究台灣史的學者，所不容輕忽的珍貴史料。

---

<sup>35</sup> 指鄭成功。《小腆紀年》：「先數夕，風潮驟振，聲震雲霄。揆一王率諸酋登城望海，見一人裸頭紅衣，騎長鯨，從鹿耳門游漾汗回，繞赤嵌城而沒。」其中，揆一王(Federik Coyett)乃佔據台灣之荷蘭領導。

<sup>36</sup> 南無，即蓮霧，果樹名。王凱泰《臺灣雜詠三十二首》第 24 首：「南無知否是菩提（原註：《府志》：『菩提果，其色白，其實中空，狀如蠟丸，與南無相似，俗名染霧。』），一例稱名佛在西（原註：臺中果名多用梵語），不染雲霞偏染霧，慈航欲渡世人迷。」（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《臺灣雜詠合刻》）

<sup>37</sup> 優曇，即（優）曇花。《采風圖》：「（優曇）即優鉢羅花草。西域有紫白二種，青葉十叢生。或一年數花，或數年不花。懸莖包裹，狀若荷蕈。中攢十八朵，每一日開一朵。梵刹多植之，取十八羅漢之義也。」（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（卷 12）•風土志•土產》）另，余文儀《續修台灣府志（卷 18）•物產（2）•草木》[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[原發行於：乾隆 29 年(1764)]]，也說：「曇花……外紫內白，頗似蓮花……法華寺有數本，僧家言是西方小種。孫元衡有詩云：『一叢優鉢曇花好，移得西天小本來；日色烟光浮紫氣，凌空誰為築瑤臺。（原註：《使槎錄》。）」

<sup>38</sup> 連雅堂《劍花室詩集•寧南詩草》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2，頁 39-40。

## 二、台灣佛寺詩詞的三種類型

台灣佛寺詩詞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：明鄭至清朝初年(1661-1700)、日據前的清朝(1700-1894)，以及民國前的日據時期(1895-1911)。其中，第一階段的台灣佛寺詩詞，除了以諷頌頹亡之鄭成功王朝的詠史詩為主流之外，「逃禪」<sup>39</sup>的性格也相當濃厚。第二階段，由於政局已經安定，對於明鄭王朝和唐山故國已無眷戀之情形，因此相關詩詞多屬詠景或抒發一己之情的純粹文學作品。而第三階段，台灣淪為異國殖民地，再加上由日本間接輸入的西方思潮，以及「祖國」(清國)維新運動、辛亥革命等等的隔岸呼喚之下，台灣佛寺詩詞又恢復了詠史的特色，同時也含有「逃禪」的意味。與第一階段不同的是，第三階段的「逃禪」詩，作者少有「逃禪」者；而是對明鄭時期「逃禪」者(例如法華寺創建者李茂春等人)的悲憐。因此，明清時期台灣佛寺詩詞，從其吟詠的內容來做區分，大體共有三種類型：(1)「逃禪」類；(2)詠史類；(3)純文學類。下文將以這三種類型的台灣佛寺詩詞，來加以討論：

### (一)明清時期台灣佛寺詩詞的「逃禪」性格

具有逃禪性格的台灣佛寺詩詞，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沈光文(1612-1688)的詩詞。沈光文，浙江鄞縣人，1646年參與南明軍務，晉升為工部侍郎。是年秋，福建唐王兵敗，遂投肇慶(廣

<sup>39</sup> 「逃禪」一詞出現相當早，唐·杜甫〈飲中八仙歌〉即有「蘇晉長齋繡佛前，醉中往往愛逃禪」句。原來的意思是學佛而已，《西廂記》中崔鶯鶯曾說：「我經文也不會談，逃禪也懶去參。」但後來則轉為含有逃避世俗，遁入佛門的負面意義。

東)桂王，升至太僕寺少卿。1649年抵金門，並計劃泛海回泉州，卻遇颱風，因而飄流到台灣來。1661年，鄭成功歿，鄭經改換體制，沈氏撰《台灣賦》諷刺，因而得罪鄭經，「幾罹不測」，只好「變服為僧入山」，隱於羅漢門。其詩作極富逃禪性格，拙作〈明清時期台灣佛教的神佛不分與三教同源〉<sup>40</sup>已有詳細討論，現僅以下面兩首詩作為例：

生平未了志，每每託逃禪；不遂清時適，聊耽野趣偏。遠鐘留夜月，寒雨靜江天；拯渙方乘木，才弘利涉川。<sup>41</sup>

只說暫來爾，淹留可奈何？驅羊勞化石，返舍擬揮戈。我恥周旋倦，人言厭惡多；旅途宜自惜，慨以當長歌。<sup>42</sup>

第一首明文用到「逃禪」一詞。而第二首，雖不曾用到「逃禪」一詞，卻用到與這一詞同義的「暫來」、「淹留」。江寶釵《臺灣古典詩面面觀》，曾將這二詞合為「暫留」，並對沈氏的若干詩詞，做了下面的評論：

明鄭時期儘管事實上建立臺灣成為「移民國」(settler state)，卻從夷狄之辨的取徑以臺灣代表中國，他們只有「暫留」意識，臺灣不過是復國的根據地，鄭經〈痛孝陵淪陷〉的「王氣中原盡，衣冠海外留」，寧靖王〈絕命詞〉所說：「艱辛避海外，祇為數莖髮」，或是沈光文的若干詩，都是此

---

<sup>40</sup> 刊於：《臺灣文獻》53卷3期，南投：國史館台灣文獻館，2002年9月，頁1-38。

<sup>41</sup> 引見：龔顯宗《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》，頁122。

<sup>42</sup> 引見：龔顯宗《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》，頁122。

### 一意識的代表。<sup>43</sup>

沈光文的「暫留」意識，即是現今所謂的「過客」心態，不是真心的愛這塊土地，也不是法喜充滿地出家。拙作〈明清時期台灣佛教的神佛不分與三教同源〉，曾對沈氏其人，做了這樣的評論：「沈光文豈只是在土地的認同上，只有『暫留』意識；他對佛教的認同，又何嘗不是『暫留』意識。……沈光文也許是『台灣佛教始祖』<sup>44</sup>，但注定不會是對台灣佛教有貢獻的高僧。」

抱著「逃禪」心態而信佛者，在明鄭王朝並不少見；李茂春即為一例。李茂春是夢蝶園的主人，夢蝶園即後來的台南法華寺。高拱乾《臺灣府志》，曾這樣記載夢蝶園的建造過程：

夢蝶園，在府治社稷壇<sup>45</sup>南數百步。先是漳人李茂春寓此，築茅齋以寄放浪之情，扁曰：「夢蝶」。後易以陶瓦，清流修築，日增勝槩，改為準提庵。<sup>46</sup>

而高拱乾則對李氏其人，則做了底下的描述：

李茂春，字正青，漳之龍溪人也。登明隆武丙戌<sup>47</sup>鄉榜。

<sup>43</sup> 江寶釵《臺灣古典詩面面觀》，台北：巨流圖書公司，1999，頁31。

<sup>44</sup> 這是龔顯宗〈沈光文的生平事蹟與文教貢獻〉一文(刊於：《歷史月刊》，1999年10月號，頁34-38)，對沈光文的讚譽。

<sup>45</sup> 祭土神和穀神之壇，分別稱為社壇和稷壇，或合為一壇。

<sup>46</sup> 高拱乾《臺灣府志(卷9)·外志·寺觀(附宮廟)》，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刊行於：康熙33年[1693])。

<sup>47</sup> 明隆武丙戌，即明朝唐王隆武2年，清順治3年，1646年。1645年，唐王聿鍵稱帝於福州。

遊跡至臺，好吟咏，喜著述。仙風道骨，性生然也。日放浪山水間，跣足岸幘，旁若無人。構一禪亭，名曰「夢蝶處」。與住僧誦經自娛，人號李菩薩。尋卒，因葬於臺。<sup>48</sup>

這樣看來，李茂春的佛教信仰，似乎雜有道家色彩。這還可以由他的好友陳永華<sup>49</sup>，所寫的〈夢蝶園記〉看出來：

昔莊周為漆吏，夢而化為蝴蝶，栩栩然蝶也。……吾友正青，善寐而喜莊氏書，晚年能自解脫……余慕其景而未能自脫，且羨君之先得，因名其室曰「夢蝶處」，而為文記之。<sup>50</sup>

從上引各種文獻看來，李茂春應該是個虔誠的佛教徒，只是對莊、老之學仍抱持著喜好的心理；而其對莊、老的喜好與了解程度，恐怕都在佛典、佛理之上。李茂春的「逃禪」，似乎與政治無關，卻和陶淵明《桃花源記》中，那群為了「避秦時亂」，而隱居桃花源，「不知有漢，無論魏、晉」的秦人相似。所不同的是，李氏所要逃避的不是暴政秦朝，而是異族所建立的清朝。這是沈光文這一典型之外的另一「逃禪」的典型。

事實上，在明鄭亂世當中，像李茂春這樣的例子並非孤例；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》，即對萬福庵有這樣的記載：

---

<sup>48</sup> 高拱乾《臺灣府志(卷8)·人物志·流寓》。

<sup>49</sup> 陳永華(?-1680)，福建同安人。1644年進士，鄭成功謀士。成功歿，扶持鄭經，官拜東寧總制使，1665年晉升勇衛，加為監軍御史。

<sup>50</sup> 陳永華〈夢蝶園記〉，收錄於：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(卷15)·雜記·古蹟·宅(附)·夢蝶園》，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刊行於：乾隆17年[1752])。



萬福庵，在鎮北坊，建始未詳。內祀觀音菩薩<sup>51</sup>，旁有明英義伯阮公季友牌位，俗稱阮夫人寺。嘉慶十一年<sup>52</sup>，里人蕭元錕鳩眾修。<sup>53</sup>

從萬福庵「俗稱阮夫人寺」，以及立有「明英義伯阮公季友牌位」看來，該庵應屬「家廟」，創建的目的是提供給失去丈夫的阮夫人孀居之用。從引文我們甚至無法判斷，阮夫人到底是不是佛教徒？其信仰虔信佛教的程度又如何？

信仰不純的李茂春，也許依然真心奉佛；但後人對他的信佛仍有疑慮。林述三〈李茂春〉<sup>54</sup>，即以「尋得桃源好避秦」，來描寫李茂春的「逃禪」：

家國淪亡一舊民，海天片壤寄吟身；魂弔啼鴉共愴神。有

<sup>51</sup> 依瞿海源《重臺灣省通志(第1冊·卷3)·住民志·宗教篇·第三章·第三節》(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2)，現供三寶佛。

<sup>52</sup> 1806年。

<sup>53</sup> 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(卷5)·外編·寺觀》，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刊行於：嘉慶12年[1807])。

<sup>54</sup> 原詩作前，附有李茂春小傳：「李茂春，字正青，龍溪人，隆武二年舉孝廉，性恬淡，善屬文，時往來廈門，與諸名士遊。永曆十八年，從鄭經東渡，卜居永康里，築草廬曰『夢蝶園』，咨議參軍陳永華為文記之。手植梅竹，日誦佛經自娛，人稱「李菩薩」。卒葬新昌里。」(林述三〈李茂春〉，收錄於：《臺灣詠史詩》。)其中，「隆武」乃明·唐王(1645稱帝於福州)年號，隆武2年，順治3年，1646年。「永曆」，明·桂王(順治4年[1647]奔桂林稱帝)年號。永曆18年，1664年。但18年應有誤，因為：永曆15(順治18年，1661)，桂王為緬人所執，獻吳三桂。次年(永曆16年，1662)，吳三桂殺桂王於雲南。(同年鄭成功卒。)

粟絕勝稱義士，無芝不愧隱商人；先生俏作謝枋得<sup>55</sup>，尋得桃源好避秦。

而林景仁也有〈李茂春〉詩作一首，描述李茂春的「逃禪」心理：

渡江人物首王裴，末路逃禪百念灰；不信卿真圖作佛，卻憐天竟枉生才。秋風夢蝶遺蘆渺，斜日新昌墜碣衰；絕妙參軍<sup>56</sup>黃絹句<sup>57</sup>，深下酒杯一低徊。<sup>58</sup>

---

<sup>55</sup> 謝枋得(1226-1289)，宋末人。元統一後，隱閩中，至元 26 年(1289)強之北行，至京不食而逝。

<sup>56</sup> 參軍，指陳永華。

<sup>57</sup> 《書言故事·文章類》：「絕妙之文，曰黃娟色絲。」另，《世說新語·捷語》：「魏武過曹娥碑下，楊修從。碑背上題『黃娟幼婦外孫齏(音卍，盛穀類之器具，或穀類總稱)白』八字。魏武謂修曰：『解不？』答曰：『解。』魏武曰：『卿未可言，待我思之。』行三十里，魏武曰：『吾已得。』令修別記所知。修曰：『黃絹，色絲也；於字為絕。幼婦，少女也；於字為妙。外孫，女子也；於字為好。齏白，受辛也；於字為辭。所謂絕妙好辭也。』魏武亦記之，與修同，乃歎曰：『我才不及卿，乃覺三十里！』」

<sup>58</sup> 林景仁〈李茂春〉；收錄於：《臺南市志稿文教志·藝文·近代藝文》，台南：臺南市文獻委員會，1959，頁 263-264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原詩末句作「深下酒一低徊」，現依盧嘉興〈蔣允焄擴建法華寺〉(原刊於：《古今談》26 期，1967 年 4 月，頁 329。另收錄於：張曼濤主編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(87)·中國佛教史論集(臺灣佛教篇)》，頁 329-362)，修改如文。另外，「絕妙參軍黃絹句」一句，指的是鄭成功的參軍—陳永華，為夢蝶園所作的文記。上引林述三的詩作—〈李茂春〉，曾在詩前說明：「李茂春…永曆十八年，從鄭經東渡，卜居永康里，築草廬曰『夢蝶園』，咨議參軍陳永華為文記之。」引文中的「永曆」，是明末遺臣桂王的年號。明亡後(清·順治

另外，唐維卿〈夢蝶園〉，則以「孝廉涕淚園林冷，經卷生涯海國荒」，乃至「誰從窮島尋仙蛻，赤嵌城南弔佛場」等句，來述說李茂春的亡國之恨和「逃禪」心理：

劫運河山畢鳳陽<sup>59</sup>，朱家<sup>60</sup>一夢醒蒙莊<sup>61</sup>；孝廉<sup>62</sup>涕淚園林冷，經卷生涯海國荒。殘粉近鄰妃子墓<sup>63</sup>，化身猶傍法王堂；誰從窮島尋仙蛻，赤嵌城南<sup>64</sup>弔佛場。<sup>65</sup>

這三首描寫李茂春「逃禪」的詩作，作者都不是李茂春本人，而是前文所說第三階段——民國前之日據時期(1895-1911)的詩人。他們與其說是贊成「逃禪」，不如說是對「逃禪」者李茂春的悲憐。這一時期的台灣詩人，一方面受到日本異族的殖民統治，二方面則受到海峽對岸「祖國」的召喚，對於像李茂春這種因為亡國而「逃禪」的典型，似乎抱持著感同身受的

---

4 年，1647 年)，奔桂林稱帝，因此史稱桂王。另外，引文中的「永曆十八年」可能是「永曆十五年」或「順治十八年」之誤，因為永曆 15 年(清·順治 18 年，1661 年)，桂王為緬人所執，獻於吳三桂。次年，吳三桂殺桂王於雲南。

<sup>59</sup> 安徽鳳陽，明開國皇帝朱元璋起事地。

<sup>60</sup> 指朱成功。明朝皇室賜鄭成功皇姓，因此又名朱成功。

<sup>61</sup> 蒙莊，莊子為蒙人。故稱莊子為蒙莊。而這裏則指喜好研讀《莊子》的李茂春。

<sup>62</sup> 孝廉，指李茂春。隆武 2 年(1646)舉為孝廉。

<sup>63</sup> 指五妃墓。鄭氏王朝覆亡，寧靖王朱術桂殉國難，五妃陪葬。

<sup>64</sup> 法華寺位於赤嵌城南數百步。

<sup>65</sup> 唐維卿(唐景崧)〈夢蝶園〉，收錄於：連雅堂《臺灣詩乘》第 2 冊，卷 5，頁 209。

情懷，悲憐「逃禪」的詩作，也就比起其他階段來得多。這還可以從下面這三首許南英的詩作，得到進一步的證明：

〈窺園留草〉(原註：六月二十四日與社友<sup>66</sup>往竹溪寺參謁關聖辛亥)：少年喜結討文會，勝日同盟香火緣；忠義千秋懸日月，滄桑一瞥化雲烟。登堂禮樂從先進，人堂依冠盡後賢；一夕權當清酒薦，潢汙行潦在山泉。(其一)佛光神道兩虛無，淘汰將歸造化爐；獨有綱常留正氣，能令崇拜起吾儒。漫云唇齒同文國，忍看河山易色圖；父老凋零多白髮，猶聞倉葛<sup>67</sup>大聲呼。(其二)南郊健步免扶筇，芳草迷離舊徑封；寺外新分一脈水，門前不見十圍松。山僧已死空禪室，遠客重來動午鐘；且息塵緣謀在此，溪山是否肯相容？(其三)<sup>68</sup>

其中第一首描述作者與其他詩友聚會於竹溪寺的情景。第二首則是感嘆「唇齒同文國」的對岸「祖國」，已經「河山易色」；因此，「佛光」和「神道」，亦即佛、道二教，都是無用之物，終將在「造化爐」中遭到「淘汰」，只有儒家的倫理「綱常」，才能「留正氣」，也才能救國救民。而第三首則感嘆對於世局和國家大事的無力感，以致興起了「且息塵緣謀在此」的「逃禪」心理，但卻又懷疑「溪山是否肯相容」？

許南英(1855-1917)，字子蘊，號蘊白、允白，窺園主人、

<sup>66</sup> 本詩作者許南英，與施士洁、汪春源等，於鼓浪嶼結菽莊吟社。

<sup>67</sup> 倉葛，周·陽樊人。(參見：清·阮元校刊，《左氏傳·僖 25》)

<sup>68</sup> 許南英〈窺園留草〉，收錄於：林朝崧《無悶草堂詩存(卷 3)·法華寺》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發行於：民國 20 年[1931])。

留髮頭陀、龍馬書生、毘舍耶客等。1895年，任台南籌防局統領，率民兵抵抗日軍。兵敗逃往中國，後至新加坡、曼谷等地。1897年回中國後，歷任陽春、陽江知縣。1911年，武昌起義，赴漳州作革命政府民事局長。1916年回台省親，旋赴蘇門答臘。這三首詩作，作者自己註明寫於「辛亥」年，亦即1911年。從「漫云唇齒同文國，忍看河山易色圖」兩句，可能推測作於辛亥革命成功前。從詩文看來，許南英並非虔誠的佛教徒，甚至有排佛的傾向；作者對於儒家「綱常」的熱愛程度，顯然超過對於佛教的信仰。因此詩作中「且息塵緣謀在此，溪山是否肯相容？」兩句，所顯示出來的「逃禪」意圖，也只能視為對於世局的無奈，不能當真。

## (二)明清時期台灣佛寺詩詞的詠史特色

明清時期台灣佛寺詩詞的另一特色是吟詠歷史，它們是前文所說三類台灣佛寺詩詞當中，所佔比例最大的一類。這一類的詠史詩，又可細分為兩種：

### (1)以嘲笑、譏諷的語氣詠史：

這種詠史詩，主要是針對朱一貴(?-1722)<sup>69</sup>事件等兵亂。在

<sup>69</sup> 朱一貴，福建漳州長泰人。來台後，在羅漢門(高雄大崗山一帶)以養鴨為生。知府王珍，縱容其子暴虐鄉民，1721年3月，朱自稱明朝後裔，結合鄉民攻打岡山汛，潮州人杜君英率客家人響應。5月，攻佔台灣府，稱「中興王」。不久，閩客雙方失和，杜氏走虎尾溪，據貓兒干，後退入羅漢門。施琅之子施世驃及南澳總兵藍廷珍，攻陷府城，朱逃至大穆降(今新化)、茄苳(今後壁)一帶。藍廷珍弟藍鼎元發表〈檄台灣人民〉書，號召人民當大清良民和「義民」，台南人以及下淡水人的客家人，因而追殺起

三個階段當中，每個階段都有；包括第三階段——民國前的日據時期。前兩階段(日據以前)，由於鄭氏王朝已經滅亡，清廷已經完全掌控台灣版圖，派駐台灣的官員，以及一般文人，已經認同清廷的治台。因此，對於鄭氏王朝人與事，大體抱持著嘲笑的心態，嘲笑、譏諷朱一貴等「叛賊」的詠史詩，也就大量出現。至於第三階段也出現這種嘲諷式的詠史詩，意味這一階段的台灣詩人，雖然(經由日本殖民教育而)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洗禮，有些甚至還熱衷於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，但由於長期受到封建思想的影響，對於像朱一貴這類的反政府革命，仍然抱持著疑懼的心理。

## (2)以平實或同情、悲憫的語氣詠史：

這種詠史詩，大體出現在第三階段——民國前之日據時期(1895-1911)。也偶而出現在前兩階段的詠史詩當中，不過作者大體以一般文人為主，很少有清廷派駐台灣的官員。而第三階段之所以出現大量這種類型的詠史詩，大體是因為這一階段的台灣本土詩人，受到對岸「祖國」的呼喚，感同身受地將自己類比為明鄭王朝的亡國之民；因此所吟詠出來的詠史詩，自然表現出同情、悲憫的語氣。

下文將依照這兩種詠史詩的分類，各舉數例說明。首先是第(1)類的詠史詩：

### (1)嘲笑、譏諷的台灣佛寺詠史詩

---

義軍。朱一貴等人在諸羅溝仔尾被「義民」所擒。

首先是一首嘲諷朱一貴和林爽文(?-1788)<sup>70</sup>叛亂的詩作。作者施雲舫(施士洁，1853-1920)<sup>71</sup>，屬第三階段詩人：

吠堯<sup>72</sup>無復肆狂尠，伏莽朱、林馘獻雙(原註：朱一貴、林爽文兩次倡亂)；草澤閒談鏖戰地，榕陰小制<sup>73</sup>讀書窗(原註：海東書院古榕一株，額曰「榕壇」)。布衣夢蝶人何處(原註：明遺老李茂春有園曰「夢蝶處」)?石鼓游龍氣未降(原註：宋·朱文公<sup>74</sup>登石鼓山<sup>75</sup>，占地脈曰：「龍渡東海<sup>76</sup>，五百年後<sup>77</sup>海外當有百萬人之郡邑。」<sup>78</sup>)；信有山

<sup>70</sup> 林爽文，福建漳州平和人，自幼隨父來台，定居於大里杙(今台中大里)，以趕牛車為業，也當過捕役。1784年，加入天地會。1786年7月開始，彰化官府嚴緝天地會；11月，台灣知府孫景燧進駐彰化，捕役下鄉濫抓無辜。林爽文遂起義，率三千人攻陷彰化城，殺孫景燧等人，自稱「盟主大元帥」，建元「順天」。至1789年初，陸續攻占諸羅(嘉義)、斗六門、南投、貓霧揀(霧峰)、竹塹(新竹)、鳳山、台南等地。乾隆皇帝下令黃仕簡任承恩等渡台平定，時已1788年2月。

<sup>71</sup> 施士洁，子雲舫，台南人。1877年進士，為內閣中書。先後擔任白沙、海東、崇文書院山長。1895年逃至福建，歿於鼓浪嶼。著有《後蘇翁詩集》。

<sup>72</sup> 吠堯，桀犬吠堯。喻壞人爪牙攻擊好人，又喻各為其主。《漢書(51)•獄中上書》：「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，懷可報之意……則桀之犬可使吠堯，而跖之客可使刺由。」

<sup>73</sup> 制，制多(caitya，又譯支提)之略，原為佛塔，這裏則泛指佛寺也。

<sup>74</sup> 朱文公，朱熹(1130-1200)。

<sup>75</sup> (石)鼓山，位於福建福州。

<sup>76</sup> 東海，原文為滄海。

<sup>77</sup> 鄭成功領臺為1661年，朱熹則逝世於1200年。

川妙鐘毓，至今五馬說奔江(原註：成功高祖葬處<sup>79</sup>，形家<sup>80</sup>號為「五馬奔江」<sup>81</sup>)。<sup>82</sup>

這首詩作並不是以台灣佛寺為吟詠對象，但詩中卻提到了「榕陰小制」，也提到了李茂春的夢蝶園(法華寺)；因此本文也將它視為台灣佛寺詩之一。詩中除了以「伏堯無復肆狂彪，伏莽朱、林馘獻雙」等句，嘲諷朱一貴和林爽文之外，還說到了另外的幾件史實：(1)植有古榕一株，並額曰「榕壇」的海東書院。(2)朱文公(朱熹)有關台灣「當有百萬人之郡邑」的讖語。(3)鄭成功高祖葬處形家號為「五馬奔江」的傳說。

其中，(2)與(3)也許只是無稽的傳言，但(1)中的海東書院，卻值得注意。它在台灣儒學史上，應該佔有一席之地。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》曾在另一所書院(崇文書院)的記載當中，說到了海東書院：

---

<sup>78</sup> 典出《赤嵌筆談》。

<sup>79</sup> 位於福建南安石井。

<sup>80</sup> 風水師。

<sup>81</sup> 五馬奔江，即五馬渡江。晉時有童謠：「五馬浮渡江，一馬化為龍。」五馬指司馬睿(琅玕王)、司馬繹(彭城王)、司馬羨(西陽王)、司馬祐(汝南王)、司馬宗(南頓王)。五王南奔過江，而睿王登帝位。馬指晉帝，姓司馬之故。宋·王安石，於《臨川集(18)·答張奉議詩》：「五馬渡江開國處，一牛吼地作菴(圓形草屋)人。」另，以五馬奔江比喻鄭成功高祖一事，則可參見：江日昇，《臺灣外記》卷1。

<sup>82</sup> 施澧舫〈臺灣雜感和王部昫孝廉韻〉，收錄於：施士浩(施澧舫)著，黃典權編《後蘇龕合集》卷2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。



崇文書院，府義學也。舊在東安坊，康熙四十三年<sup>83</sup>知府衛臺揆建……(乾隆)十五年<sup>84</sup>，徙於寧南坊府學宮之西(原註：即海東書院舊處……。)(乾隆)二十四年<sup>85</sup>，知府覺羅四明乃擇地於府署東偏，捐俸……共成之……。<sup>86</sup>

引文的夾註中，提到了海東書院，該書院乃康熙 59 年(1720)，由巡道梁文瑄所創建。引文說到，海東書院後來改名崇文書院。它們都是台灣府的「義學」<sup>87</sup>。後來又在法華寺左，創建南湖書院。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》，也對南湖書院的興廢，做了下面的記錄：

南湖書院，在小南門外。乾隆三十年<sup>88</sup>，郡守蔣允焄以崇文書院狹且近市，復建書院於此，闢齋舍、設講堂於法華寺之左，即舊夢蝶園處也。……後以院長居此者多弗康，遂廢。<sup>89</sup>

而創建南湖書院的蔣允焄，則在其〈新建南湖書院碑記〉當中，對創建南湖書院的緣起，做了這樣的說明：

---

<sup>83</sup> 1704 年。

<sup>84</sup> 1759 年。

<sup>85</sup> 1759 年。

<sup>86</sup> 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(3)•學志•書院》。

<sup>87</sup> 義學，由地方官紳捐助建立的私校，提供給六至十七歲清寒子弟唸書，授予四書、五經及八股文等。

<sup>88</sup> 1765 年。

<sup>89</sup> 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(卷 1)•山水(勝蹟附)》。

讀書宜得湖山之助……郡署東偏，學舍一區，前義學<sup>90</sup>址，今額崇文書院。列檻數椽，雜闌闌中，市井囂塵與弦誦之聲相間發，甚非所以一耳目而肅心志也。予自癸未<sup>91</sup>，量移戡郡，即有志乎斯舉。……既抵任後二年，得南湖數畝，睹山迴抱，林木參差。……爰捐廉俸，廓而新之。而吳誠、許居、王賞實踴躍趨事。傍湖溝學舍數座，別建講堂於法華寺左畔。隨方位置，不綴續也。<sup>92</sup>

另一首嘲諷朱一貴的詩作，是范九池〈再疊臺江雜詠〉當中的第3首。范九池也是第三階段的台灣詩人，詩中提到了「小西天寺」，也提到了改為佛寺的「故鄭園亭」：

西天小寺禮彌陀(原註：府治有小西天寺)，故鄭園亭日漸  
蹉(原註：悉改為寺)；銅礮風雷金甲動(原註：《鄭氏逸事》：  
「龍碩者，大銅礮也。成功見水底有光上騰，使善水者出  
之。」)，鯨魚冠帶海門過(原註：成功攻臺時，紅毛先望  
見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而入)。虎鯨夜集貪牽罟(原註：  
虎鯨，鯨之大者)，鸚鵡朝游寄負螺(原註：鸚鵡螺常脫殼  
朝游，寄居蟲入其中)；堪笑揭竿稱鴨母<sup>93</sup>，空嗤海外夜郎

<sup>90</sup> 指海東書院。

<sup>91</sup> 乾隆 28 年(1763)。

<sup>92</sup> 蔣允焄〈新建南湖書院碑記〉，收錄於：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(卷 7)·藝文(2)·記》。

<sup>93</sup> 連橫，《臺灣通史(卷 30)·列傳(2)·朱一貴》：「朱一貴，名少祖，漳之長泰人，或言鄭氏部將也。明亡後，居羅漢內門，飼鴨為生。……性任俠，所往來多故國遺民、草澤壯士，以至奇僧劍客。留宿其家，宰鴨煮酒，痛譚亡國事，每至悲歡不已。……康熙六十年春(起事)……。」

<sup>94</sup>多(原註：朱一貴飼鴨，人稱鴨母王)。<sup>95</sup>

詩作一開始即提到「府治有小西天寺」，盧嘉興〈臺灣的第一座寺院—竹溪寺〉<sup>96</sup>，曾依據這首詩作，推測小西天寺即是竹溪寺，並佐以其他史料，進而論斷竹溪寺是台灣第一座佛寺。拙作〈竹溪寺創建年代的再商榷〉，則質疑盧氏的這一觀點，以為小西天寺可以是法華寺，也可能是彌陀寺，不必然是竹溪寺；因此，竹溪寺也未必是台灣第一座佛寺。

詩作還在夾註當中，提到鄭成功擊退荷蘭人(紅毛)的一則有名傳說：荷蘭人看見一人冠帶，騎巨鯨，鹿耳門入港。<sup>97</sup>而

<sup>94</sup> 夜郎，漢時古國名，今貴州西北附近。《史記(116)·西南夷傳》：「滇王與漢使者言：『漢孰與我大？』及夜郎侯亦然。以道不通，故各自以為一州主，不知漢廣大。」夜郎自大，喻人妄自尊大。

<sup>95</sup> 范九池〈再疊臺江雜詠〉第3首，收錄於：連雅堂《臺灣詩乘》。

<sup>96</sup> 盧嘉興〈臺灣的第一座寺院—竹溪寺〉，原刊於：《古今談》9期，1965年11月，頁32-37；另收錄於：張曼濤主編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(87)·中國佛教史論集(臺灣佛教篇)》，頁233-254。另外，盧嘉興的相關研究，請見：盧嘉興〈臺南古剎彌陀寺〉，原刊於：《古今談》29期，1967年7月，頁255；另收錄於：張曼濤主編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(87)·中國佛教史論集(臺灣佛教篇)》，頁255-267。

<sup>97</sup> 徐鼎《小腆紀年》第5冊卷20(台北：臺灣銀行，1962，頁947)：「先數夕，風潮驟振，聲震雲霄。揆一王率諸酋登城望海，見一人裸頭紅衣，騎長鯨，從鹿耳門游漾汙回，繞赤嵌城而沒。」其中，揆一王(Federik Coyett)，乃佔據台灣之荷蘭領導。而裸頭紅衣、騎長鯨者，即指鄭成功。另外，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(卷5)·外編·叢談》，也說：「鄭成功起兵猖獗，有僧識其前因，語人曰：『此東海大鯨也』。問何時而滅？僧曰：『歸東即滅矣』。凡成功兵到處，海水皆暴漲。順治辛丑攻臺灣，紅毛先夢見一人冠帶騎鯨，

「虎鯨夜集貪牽罟，鸚鵡朝游寄負螺」兩句，可以是嘲諷鄭成功，也可以是嘲諷朱一貴。至於詩作的最後兩句，則顯然是嘲諷「鴨母(王)」——朱一貴，把他嘲笑為不自量力、「夜郎自大」者。

## (2)平實或同情、悲憫語氣的台灣佛寺詠史詩

這類台灣佛寺詠史詩的數量相當中，它們大體是第三階段的台灣詩人所作。下面僅舉幾例說明，首先是施士洁的〈浴佛前一日，唐維卿廉訪<sup>98</sup>招同倪耘敏大令、楊穉香孝廉、張漪菴廣文、熊瑞卿上舍、施幼笙茂才遊竹溪寺，次<sup>99</sup>廉訪韻〉第 1 首，這是一首平實語氣的詠史詩：

擬敏<sup>100</sup>僧寮訪貫休<sup>101</sup>，肩輿帶雨出城遊；歷千百劫園林古，剩兩三分水竹幽。境隔經塵諸佛笑，香埋青塚五妃愁(原註：明寧靖王五妃塚在寺後)；草鷄漫話前朝事(原註：鄭成功有草鷄之讖)<sup>102</sup>，半日茶禪品趙州<sup>103</sup>。<sup>104</sup>

---

從鹿耳門入；未幾，成功突至，紅毛遂遁。明年五月，其轄下人復夢一鯨魚冠帶乘馬由鯤身出海外，而成功遽卒；正應『歸東即滅』之語。異哉！」

<sup>98</sup> 廉訪(肅政廉訪)，以及下面的大令、孝廉、廣文、上舍、茂才，皆清代官吏名。

<sup>99</sup> 次，緊接。

<sup>100</sup> 敏，古「叩」字。

<sup>101</sup> 貫休(832-913)，唐人，七歲出家，善詩畫，尤善佛像(羅漢像)。其書稱姜休(俗姓姜)，號禪月大師。有「一瓶一鉢垂垂老，萬山千水得得來」句，人稱「得得來和尚」。目前則泛指竹溪寺中的僧人。

<sup>102</sup> 草鷄，指鄭成功。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(卷5)·外編·叢談》，曾引《池北偶談》說：「明崇禎庚辰，閩僧貫一居鷺門(原註：即今廈門)；夜坐見

詩中提到了明寧靖王殉國後，五妃殉葬的五妃墓；也以「草鷄漫話前朝事」，亦即談論明鄭王朝歷史事跡，來述說作者與唐維卿、倪耘敏、楊穉香、張漪菴、熊瑞卿、施幼笙等友人在竹溪寺裏品茗、談笑的情景。

另外一首台灣佛寺詠史詩，也是由施士洁所作，名為〈弔

籬外陂陀，有光連三夕，怪之。因掘地得古磚，背印兩圓花突起，面刻古隸四行。其文曰：『草鷄夜鳴，長耳大尾。干頭銜鼠，拍水而起。殺人如麻，血成海水。起年減年，六甲更始。庚小熙皞，太和千紀』。凡四十字。閩縣陳衍盤，生明末，著《槎上老舌》一書，備記其事。至國朝癸亥，四十四年矣。識者曰：鷄，酉字也；加草頭大尾、長耳，鄭字也。干頭，甲字；鼠，子字也。謂鄭芝龍以天啟甲子起海中為群盜也。明年甲子，距前甲子六十年矣。庚小熙皞，寓年號也。前年萬正色克復金門、廈門，今年施琅克澎湖，鄭克塽上表乞降，臺灣悉平。六十年海氛，一朝盪滌。此固國家靈長之福，而天數已預定矣。異哉！」

<sup>103</sup> 趙州茶，清•瞿汝稷，《指月錄(卷 11)•趙州觀音院真際從諗禪師》，曾說：「(趙州從諗禪)師問新到僧：『曾到此間麼？』曰：『曾到。』師曰：『喫茶去！』又問僧：『不曾到。』師曰：『喫茶去！』後院主問曰：『為什麼曾到也云喫茶去，不曾到也云喫去？』師召院主，主應諾，師曰：『喫茶去！』」另，清•聶先，《續指月錄(卷 2)•臨安靈隱石鼓希夷禪師》：「上堂，舉南泉曰：『文殊、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、法見，每人與三十棒，趁出院也。』趙州曰：『和尚棒教誰喫？』南泉曰：『且道王老師(南泉自稱)過在甚麼處？』趙州禮拜而出。頌曰：『春風吹落碧桃華，一片流經十萬家；誰在畫樓沽酒處？相邀來喫趙州茶！』」

<sup>104</sup> 施士洁〈浴佛前一日，唐維卿廉訪招同倪耘敏大令、楊穉香孝廉、張漪菴廣文、熊瑞卿上舍、施幼笙茂才遊竹溪寺，次廉訪韻〉第 1 首，收錄於：陳漢光編，《臺灣詩錄》卷 9，台中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84(再版)。。

沈斯菴遺老)；沈斯菴，即前文提到的沈光文：

罡風謫墜草鷄窠(原註：鄭氏入臺時有「草鷄」之讖)，絕命天球喚奈何(原註：寧靖王字天球，有「絕命詞」)<sup>105</sup>；勝國衣冠前太僕(原註：官明太僕少卿)<sup>106</sup>，荒山草木老頭陀(原註：入山為僧，著有《草木雜記》)。騎鯨霸業空憑弔(原註：有人夢鄭氏騎鯨入鹿耳門)，夢蝶游踪亦剎那(原註：遺老李正青題所居亭曰「夢蝶」)；剩有龍宮方術在，仙人島上活人多(原註：平日好施藥)。<sup>107</sup>

詩作頭兩句，一句詠鄭成功，一句詠象徵大明皇朝的明寧靖王朱術桂。兩句合起來，則合詠明鄭王朝。三、四兩句詠沈光文，第五句再詠明鄭王朝的興衰，第六句則詠李茂春(李正青)的夢蝶園(法華寺)。末兩句再詠沈光文行醫度眾，隱居羅漢門。這是一首帶著感懷、悲憫語調的台灣佛寺詩，乃第三階段詠史

<sup>105</sup> 明·寧靖王朱術桂(1617-1683)，字天球，號一元子，明太祖九世孫，第十五皇子朱植(遼王)之後。官拜太寧靖王則是唐王所封。崇禎17年(1644)，李自成陷京師，帝崩於煤山。多爾袞入京迎清帝，明·福王即位南京。朱術桂入閩，不久入臺依鄭經，居竹滬(今高雄路竹鄉)。永曆37(康熙21年，1683年)，施琅入臺，鄭克塽降。朱術桂自縊而逝，五妾殉葬(今一級古蹟五妃廟)。自縊前作有〈絕命詞〉，曰：「艱辛避海外，總為幾根髮；於今事畢矣！祖宗應容納。」(見：高拱乾，《臺灣府志》。詞中末句有作：「不復采薇蕨。」)舊居一元子園亭，改建為寺，後又改為天后宮，即今台南市一級古蹟大天后宮。

<sup>106</sup> 沈光文(斯菴)，明末遺老，官拜太僕少卿。

<sup>107</sup> 施澧舫〈弔沈斯菴遺老〉，收錄於：施士浩(施澧舫)著，黃典權編《後蘇龕合集·後蘇龕詩鈔(卷8)》。

詩的典型之作。

而下面也是一首帶著感懷悲憫之心，而寫的詩作；詩中同樣說到了鄭成功、夢蝶園、明寧靖王、五妃墓等鄭氏王朝的人與事：

岩穴曾棲宋客星(原註：土番有宋時零丁洋之敗<sup>108</sup>遁亡至此者，見沈文開<sup>109</sup>《雜記》)，勝朝事勢等零丁；騎鯨人去天難問(原註：鄭延平攻臺灣時，紅夷望見一人騎鯨從鹿耳門入)，夢蝶園荒酒易醒(原註：明舉人李茂春隱處)。滿樹花開三友白(原註：番茉莉一名三友之花)<sup>110</sup>，孤墳草為五妃<sup>111</sup>青；哀蟬似訴王孫恨，暮雨蕭蕭不忍聽(原註：明甯靖王術桂浮海依鄭氏，王師克臺，王殉國難，五妃從焉)。<sup>112</sup>

另外，下面這首作於 1860 左右的陳肇興<sup>113</sup>〈赤嵌竹枝詞〉

<sup>108</sup> 1279 年宋亡，遺臣文天祥敗於子元軍，被執，過零丁洋(又作伶丁洋，廣東珠江口)，留有詩作如下：「惶恐灘頭說惶恐，零丁洋裏歎零丁；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

<sup>109</sup> 即：沈光文。

<sup>110</sup> 王必昌，《重修臺灣縣志(12)•風土志•土產•花之屬》：「(三友花)一枝必三四朵，若相友云。俗稱番茉莉，又稱番梔子，或稱葉上花。」

<sup>111</sup> 五妃，明寧靖王朱術桂殉國，袁氏、王氏、秀姑、梅姐、荷姐等五妃自殺，葬於寧靖王(與元妃)之墓三十里外。

<sup>112</sup> 馬清樞《臺陽雜興》第 15 首，收錄於：周憲文編《臺灣雜詠合刻》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。

<sup>113</sup> 陳肇興，彰化人，生卒年未詳。1859 年中舉，1862 年戴潮春反，遂率家人逃入武西堡牛牯嶺，招募村民助清兵鎮壓亂軍。事平後回鄉教書以終。

第 11 首，也是一首吟詠鄭氏王朝「霸業」興衰的詩作，但也說到了北園——台南開元寺的前身：

紅毛樓下草昏昏，訪古人爭說北園；  
霸業銷沉歌舞歇，空留初地在沙門。<sup>114</sup>

詩中的紅毛樓，指荷蘭人所建的赤嵌樓。北園，又名洲仔尾園亭、承天府行臺、鄭氏別館、鄭氏舊宅等，乃鄭經命李景所監造。鄭氏王朝覆亡後，北園改為佛寺。寺名則多次更改：最先名為海會寺、開元寺(1690年，王化行、王效宗命名)，後來改名為榴環寺、榴禪寺(1749年，書成改名)，有一段時間又恢復海會寺的舊名，然後又改為為海靖寺(1796年，哈當阿改名)。最後則恢復開元寺的舊名，直至今日。<sup>115</sup>

### (三)明清時期台灣佛寺詩詞的純文學作品

本文最後要選出幾首具代表性的純文學詩作，這些詩作有些是第一、二階段的駐台官員和文人所作，另一些則是第三階段的台灣本土詩人所作。其排列前後次序，大體依詩作的年代；未詳年代者，則置於最後。由於這些詩作不涉及台灣歷史，也很少論及台灣佛教的人與事，因此本文僅對少數難解字詞，做必要的註解，以方便讀者閱讀：

〈登小西天最高頂〉(原註：拈得五微)：「春來梅柳鬥芳

---

著有《陶村詩集》。

<sup>114</sup> 陳肇興〈赤嵌竹枝詞〉第 11；收錄於：陳肇興《陶村詩稿(卷 4)·巳未》，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發行於：約同治元年[1862])。

<sup>115</sup> 詳：楊惠南〈明鄭時期臺灣「名士佛教」的特質分析〉。



菲，散步清溪到翠微；怪石枯藤迷野徑，殘枝敗葉擁禪扉。  
踏開覺路香生履，振落天花色染衣<sup>116</sup>；更上一層迴首處，  
故山遙望寸心違。<sup>117</sup>

野寺鐘初起，香臺竹半遮；松陰堪繫馬，徑曲不容車。吠  
客穿籬犬，窺人隱樹鴉；老僧談妙諦，古佛坐蓮花。何處  
尋夢蝶(原註：舊名「夢蝶園」)，還來問法華；樓高雲未  
散，山靜日將斜。園木生佳果，齋廚煮素茶；徘徊憐景色，  
歸路繞煙霞。<sup>118</sup>

參差搖竹影，勝地造香林；不覺塵方淨，能生興轉深。佛  
壇著妙相，午磬響清音；佳境終難得，還同坐夕陰。<sup>119</sup>

聯步禪林眼欲迷，枝頭簇簇繞東西；遊人隊裏探花信，社  
燕飛來蹴絮泥。到處中和饒好景，誰家紅紫不成蹊？彌陀  
散出天香滿，喚醒流鶯百轉啼。<sup>120</sup>

<sup>116</sup> 參見《維摩詰經·觀眾生品》「天女散花」一節。

<sup>117</sup> 宋永清〈登小西天最高頂〉，收錄於：周元文《重修臺灣府志(卷 10)·藝文志·詩》，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刊行於：康熙 51 年[1712])。本詩作於 1704 左右。

<sup>118</sup> 王名標〈法華寺〉，收錄於：陳文達《臺灣縣志(卷 10)·藝文志·詩》，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刊行於：康熙 59 年[1720])。本詩作於 1720 前。

<sup>119</sup> 張馥〈彌陀寺〉，收錄於：陳文達《臺灣縣志·藝文志十·詩》。本詩作於 1720 前。

<sup>120</sup> 黃廷光〈花朝遊彌陀寺〉，收錄於：陳文達《臺灣縣志(卷 10)·藝文志·詩》。本詩作於 1720 前。

宦跡重溟外，遊情半日閒；妙香禪室靜，灌木鳥音巒。種葉常書偈，留雲早掩關；稍聞烹水法，容我坐苔斑。(其一)

何必遠城郭，已空車馬塵；因心川共逝，觸指明如輪。客愧乘槎使，僧兼賣卜人；他時期再訪，幽夢或通津。(其二)<sup>121</sup>

秀色園林夕照明，浮嵐卷盡竹煙清；去來小蝶花間舞，斷續秋蟬葉底鳴。幾處平臺涼影淡，數層敞榭翠濤傾；耽幽衲子<sup>122</sup>應閒坐，讀罷《楞嚴》<sup>123</sup>詩又成。<sup>124</sup>

海會寺(原註：舊為榴環寺)，臺灣府學生員盧九圍：「月戶雲扉半草萊，猶誇當日起樓臺；寒枝莫辨金環處，貝闕<sup>125</sup>誰留玉帶<sup>126</sup>來？織水真機魚活潑，縈花幻夢蝶徘徊；高僧自證無生訣，懶向他年論劫灰。」<sup>127</sup>

---

<sup>121</sup> 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(卷 6)·祠宇志(附寺宇)·彌陀寺·巡臺御史張湄詩》，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刊行於：乾隆 17 年[1752])。本詩作於 1740 左右。

<sup>122</sup> 衲子，出家僧人。

<sup>123</sup> 《楞嚴》，即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。此經乃明、清佛教徒，所最喜愛的佛經之一。

<sup>124</sup> 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(卷 6)·祠宇志·祠(附寺宇)·彌陀寺·巡臺御史書山詩》。本詩作於 1752 前。

<sup>125</sup> 闕，城樓也；又皇帝所居也。

<sup>126</sup> 玉帶，玉製之帶。唐制，文武官三品以上帶金玉帶。

<sup>127</sup> 苑咸《重修臺灣府志(卷 25)·藝文(6)·詩(3)》，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(原刊行於：乾隆 10 年[1745 年])。本詩作於 1745 前。

野竹迷離翠作垣，微茫山色古雲門；烟侵晚岫<sup>128</sup>通幽徑，  
水隔寒隄接遠村。曲檻留陰閒睡鹿，疎星倚月冷啼猿；昔  
年曾得遊中趣，依舊沽光激灑<sup>129</sup>存。<sup>130</sup>

沿竹尋僧院，傍溪叩佛堂；溪迴水自曲，竹密山亦涼。供  
客三杯酒<sup>131</sup>，參禪一炷香；聽談心未倦，溪竹已蒼茫。<sup>132</sup>

誰攜饌廚紡煙蘿，一路薰風颺綺羅；遺老昔曾稱菩薩<sup>133</sup>，  
名園今已屬頭陀<sup>134</sup>。夢中蝴蝶迷人慣，世外鶯花奉佛多；  
日暮歸來鐘磬寂，榕陰竹影共婆娑。<sup>135</sup>

<sup>128</sup> 岫，音ㄊㄩˋ，山巒或山谷。

<sup>129</sup> 激，音ㄍㄧˊ。激灑，水波盪漾。

<sup>130</sup> 陳輝〈龍湖巖〉，收錄於：范咸《重修臺灣府志(卷 25)·藝文(6)·詩(3)》。  
本詩作於 1745 年前。

<sup>131</sup> 這是一首吟詠竹溪寺的詩作，「供客三杯酒」一句，似乎說明寺中僧人以  
酒來招待來訪的香客。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。

<sup>132</sup> 林青蓮〈竹溪寺〉，收錄於：王瑛曾《重修風山縣志》，南投：台灣省文  
獻委員會，1993(原刊行於：乾隆 29 年[1764])。本詩作於 1764 前。

<sup>133</sup> 李茂春被稱為李菩薩。

<sup>134</sup> 頭陀(dhūta)，原義為奮起、抖落(煩惱)、毀壞(煩惱)。在這裏則指苦行僧。  
《十二頭陀經》曾列舉苦行僧所必須修習的十二種苦行，稱為十二頭陀行：  
在阿蘭若處(aranyaka)、常乞食、次第乞食、受一食法、節量食、中後不  
得飲漿、著弊納衣、但三衣、塚間住、樹下止、露地坐、但坐不卧。其中，  
阿蘭若(aranya)譯為無諍、空寂等。阿蘭若處，則指離城鎮不遠的郊區林  
間。(參見：《大正藏》卷 17，頁 720 下)

<sup>135</sup> 陳肇興〈法華寺〉，收錄於：陳漢光編《臺灣詩錄》卷 8。本詩作於 1860  
左右。

招提古蹟蝶園中，物化都從佛化空；池水何緣含舊綠，岸風猶自落殘紅。茫茫湖海寰中客，栩栩江山夢裏翁；吾輩尋春談往事，曇花坐對冷廉櫳。<sup>136</sup>

八景<sup>137</sup>居其一，詩人論沸騰；開心方見佛，無髮豈真僧？竹榻經多蛀，苔碑字有稜；劍沉<sup>138</sup>龍已杳，空對碧波澄。

---

<sup>136</sup> 陳廷珪〈法華寺懷古〉，收錄於：陳漢光《臺灣詩錄》卷7。詩作年代不詳。

<sup>137</sup> 指「淡北內八景」中之「劍潭夜光」，或指「全淡(水廳)八景」中的「劍潭幻影」。「全淡八景」是：指峰凌霄、香山觀海、鷄嶼晴雪、鳳崎晚霞、滬口飛輪、隙溪吐墨、劍潭幻影、關渡劃流。其中，鳳崎(山)在今桃園，隙(仔)溪在今香山北。[參見：《淡水廳志(卷2)·志(1)·封域志·形勝·全淡八景》]

<sup>138</sup> 相傳荷蘭人曾插劍於劍潭之中，因而得名。連雅堂，《臺灣通史(卷22)·宗教志·臺灣廟宇表·臺北府》，即引尹士儂的《臺灣志略》說：「劍潭寺，在芝蘭一堡劍潭之畔。《臺灣志略》謂：『潭有樹，大可數抱。相傳荷人插劍於樹，故名。』鄭氏之時，華人之居此者，結茅祀佛。至乾隆三十八年，僧榮華募資新建。」其中，榮華，《淡水廳志》作華榮。另外，陳培桂，《淡水廳志(卷13)·考三·古蹟考》，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：「劍潭，在廳(指淡水廳)治北一百三十里，深數十丈，澄澈可鑑。潮長則南畔東流，而北畔西；退則南畔西流，而北畔東。每黑夜或風雨時，輒有紅光燭天。相傳有荷蘭古劍，故氣上騰也。或云樹名茄冬，高聳障天，大可數抱，峙於潭岸，荷蘭人插劍於樹，生皮合劍在其內，因名。」至於劍潭寺的創建經過，陳培桂，《淡水廳志(卷13)·考(3)·古蹟考·寺觀(附)》，則有更詳細的記載：「劍潭寺，即《府志》云觀音亭，在劍潭山麓。乾隆三十八年吳延詰等捐建。寺有〈碑〉記述：僧華榮至此，有紅蛇當路，以筊卜之，得建塔地。大士復示夢有八舟，自滬之籠，可募金，果驗，寺遂成。道光二十四

〈劍潭曲〉(原註：在淡水八芝蘭保。「劍潭夜光」，為郡邑八景<sup>140</sup>之一)：「打槳泛清波，孤寺烟際出；榜人<sup>141</sup>為余言，有劍水中沒。潭因劍得名，地志尚堪述；異哉何人鑄青萍<sup>142</sup>，長臥潭底無留名！天生神物不忍棄，中夜時見光芒生。即今四海無荊棘，高臥遐陬意亦得；薛燭<sup>143</sup>已逝茂先遙，真實何人為拂拭。會待雷雨作龍鳴，斫盡鯨鯢增氣色；奇寶隱現自有時，劍兮鋒鋌還自惜！」<sup>144</sup>

### 三、結語

由於明清時期台灣僧人少有詩作留世，因此，本文所討論的三個階段、三大類型的台灣佛寺詩詞，作者大體是清廷派駐台灣的官員和一般文人，其中雖有佛教僧人(如沈光文)，但大都對佛法沒有深入的了解，也沒有虔誠的信仰。因此，這些台灣佛寺詩詞，大體無法以佛教的角度來吟詠台灣佛寺中的人與事。

---

年，泉(泉州)郊紳商重建。」其中，自滬之籠，意義不明。滬，可能指滬尾，即淡水；籠，則可能指鷄籠，即基隆。自滬之籠，從淡水到基隆。

<sup>138</sup> 泉，應指福建泉州

<sup>139</sup> 陳維菁〈同程守山司馬泛舟遊劍潭寺〉，收錄於：陳漢光《臺灣詩錄》卷7。詩作年代不詳。

<sup>140</sup> 即「淡北內八景」。

<sup>141</sup> 榜人，船工。

<sup>142</sup> 青萍，劍名。《抱朴子·博喻》：「青萍、豪曹，剡鋒之精絕也。」

<sup>143</sup> 薛燭，春秋越國人，善寶劍。

<sup>144</sup> 林豪〈劍潭曲〉，收錄於：陳漢光《臺灣詩錄》卷8。詩作年代不詳。

明清時期台灣僧人之所以沒有留下重要的詩作，原因之一是這些僧人的文化素養不足。<sup>145</sup>這一現象要到日據中、後期以後，台灣僧人或在本島接受日式教育，或是遠赴日本留學，文化素質才有明顯的提升，其詩作也才能與一般文人相比美。其中一個例子即台南開元寺僧證峰法師(林秋梧，1903-1934)。證峰法師受到流行於日據中、後期的馬克思主義影響，其詩作因而富有濃烈的革命情操和左派思想。例如一首題為〈贈青年僧伽〉的七言絕句，是這樣的：

菩提一念證三千，省識時潮最上禪；  
體解如來無畏法，願同弱少鬥強權！<sup>146</sup>

而另一首題為〈讀國際文化報蔣介石彈壓勞農階級有感〉的七言絕句，則批判國民革命的不夠澈底：

階級仍存不勝悲，餓莩橫溢大江湄；  
可憐十萬頭顱血，空換青天白日旗！<sup>147</sup>

證峰法師這種極富革命情操和左派思想的詩作，也許不被日本當局和台灣傳統佛教界所認同，但卻受到具有相同教育背景和想法的人士讚嘆。道友曾真常，即在證峰法師逝世之後，作了悼念的六首五言律詩，其中第二首說：

---

<sup>145</sup> 有關明清時期台灣僧人之所以文化素質低落，拙作〈明清時期台灣佛教的神佛不分與三教同源〉，曾有詳細的分析。請參見。

<sup>146</sup> 轉引自：李筱峰《臺灣革命僧林秋梧》，台北：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，1991，頁94。

<sup>147</sup> 同前書，頁96。

論師才有望，詩妙禪無塵；  
 俯仰當斯世，嗟歎失此人！  
 著書驚島士，說法忌台巡；  
 回首佛門看，潸然下淚頻。<sup>148</sup>

而第四首則說：

名識南瀛報<sup>149</sup>，相逢於大墩；  
 知君愛護法，與我談陳根。  
 奮鬥世間去，涵養吾道存；  
 花開遭急雨，明月後為昏。<sup>150</sup>

然而，這些極富趣味和思想的日據中、後期的台灣佛寺詩，時段已經進入清後的民國，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範圍。因此只有留待另文再做分析了。

\*本文乃作者所申請之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整合型計劃—「臺灣佛教的歷史與思想—明鄭至日據時期(以上總計劃名稱)—明鄭時期的『名士佛教』與『三教同源』思想之研究(子計劃名稱)」成果報告的一部分。在此謹向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致謝。另外，本文口頭宣讀於中華佛寺協會所主辦的「第一屆當代佛寺建築文化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」(台北：天母國際會議中心，2002年12月28-29日)，特此向主辦單位及講評人江燦騰教授致謝。

<sup>148</sup> 同前書，頁198。

<sup>149</sup> 南瀛報，指當時由台灣佛教會所刊行的期刊《南瀛佛教》。

<sup>150</sup> 轉引自：李筱峰《臺灣革命僧林秋梧》，頁199。